



夜行火車令人心安。在睡夢中，火車就把你送到了目的地，不比白天乘車，眼睛睜着，心里盼着，儘是行路的煎熬，越盼到達，越覺得路遠。

父親就像一列夜行火車，載着我們全家的睡眠和夢。記得小時候，我們都鑽進被窩了，父親還在西屋趕制傢具，那錐子、刨子、木鑽與木頭摩擦的聲音，多像夜行火車碾過鐵軌的聲音、拉響汽笛的聲音，刺穿沉寂的夜空。父親用他的木匠手藝，讓我們乾涸的家境總有甘霖滋潤。那時候，真覺得父親無所不能，我只管去睡，醒來，難題已被父親無聲地解決，恰似夜行火車與熟睡旅客的默契。

睡在夜行火車上，偶爾從睡眠的縫隙里，擠進火車報站的廣播。小時候，我的睡夢，偶爾也中斷於父親的響動，問或聽到母親披衣過去，催他早點兒休息。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翻了個身，又睡着了。那時我就覺得，所謂幸福，就是擁有一個被父親呵護的長夜。這是一種絕對的信任。而又有哪位旅客，不對夜行火車託付了百分之百的信任呢？

夜行火車長途跋涉，見慣了天南海北的站台和形形色色的旅客，它總是處變不驚，沿着既定軌道，步履比濃厚的夜色還要沉穩。一如父親，雖然沉默寡言，但總是胸有成竹。

乘坐夜行火車時，我還有一種習慣，遇到臨時靠站，愛走到站台上吹風，看看火車停留的城市，或是寂寥的郊野小站。就像小時候，晚飯後，我總愛看一會兒父親幹活。看到他的小鐵鍋里正熬着膠，我就煞有介事地蹲下，往爐膛里添些碎柴；當他往榫卯里楔木楔時，我就幫他把穩還是半成品的傢具。深夜醒來，聽到父親還在忙碌，我就悄悄來到西屋，默默看他用砂紙打磨木面，或是刷底漆。多數時候，父親無視我的到來，偶爾會看我一眼，說：“你怎么醒啦？快去睡吧。”就像值守在車廂門口的列車員，當火車即將啓動時，會禮貌地催旅客快點兒上車。多數時候，他一言不發，他知道，不等火車拉響啓動的鈴聲，下車透風的旅客就會主動上車。我想，那深夜里的列車員，也願意有我這樣愛走動的旅客吧，不然，他該有多寂寞！

父親寂寞嗎？每次陪他片刻，我就犯困了，打着哈欠回屋繼續睡覺。那時候，我可真是不懂事，連“您早點兒休息，別太勞累”這樣的話，都沒跟父親說過一句。

作者：姚文冬

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幾乎每一天都在失去一些東西。而所失去的東西，對任何人都是至可寶貴的。

首先是健康。如果有人看到我於今寫作時的樣子，定會覺得古怪且滑稽——由於頸椎病，脖子上套着半尺寬的硬海綿頸圈，像一條掙斷了鏈子的狗。由於腰椎病，後背扎着一尺寬的牛皮護腰帶。由於頸和腰都不能彎曲，一彎曲頭便暈，寫作時必得保持從腰到頸的挺直姿勢。僅僅靠了頸圈和護腰帶，還是挺直不到頭不暈的姿勢。就得有夾得住稿紙的堅架相配合。小稿紙有小的堅架。大稿紙有大的堅架。大的堅架一立在桌上，佔去半個桌面。不像是在寫作，像是在製圖。大小兩個堅架，都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一位退了休的老師讓人替她送給我的。可以調換兩個傾斜度。我已經使用一年多了，卻還沒和她見過面。頸圈、護腰帶、堅架，自從寫作時依賴於這三樣東西。寫作之前，所做的預備，就如工廠里的技工臨上車床似的了。有幾次那樣子去為客人開門，着實將客人嚇了一跳……

於是從此失去了以前寫作時的良好狀態。每每回想以前，常不免地心生惆悵。看見別人不必“武裝”一番再寫作，也不免地心生羨慕。

朋友們都勸——快用電腦哇！是啊，遲早有一天，我也會迫不得已地用起電腦來的。我說“迫不得已”，乃因對“筆耕”這一種似乎已經很原始的寫作方式，實在地情有獨鍾，捨不得告別呢！汲足一筆墨水兒，擺正一疊稿紙，用早已定形了的字體，工工整整地寫下題目，標下頁碼“1”，想着要從這個“1”開始，一頁頁標下去，一直標到“一百”“五百”，乃至“一千”，那一份兒從容，那一份兒自信，那一份兒騎手跨上駿馬時的感受，大概不是面對顯示字屏，手敲按鍵所能體驗到的啊！

那年月，人們吃得並不豐富。有一種客家紅燒肉，深深刻在我的童年美食食譜上，想起來就彷彿聞見那股肥厚甜膩的香氣。

我唯獨見過吃不膩這種紅燒肉的人，就是算命先生“盲佬”。這個“佬”字，帶有尊敬抬舉的意思，那時在我們鄉下人眼裡，一個氣定神閑、見過世面、出口成章、有如神算的盲人先生，無疑是一個“大仙”。他是我們那個小地方唯一一個雖不是城里人，卻不種地，還能天天吃肉的人。

盲佬的盲是天生的，他不像很多盲人那樣戴墨鏡，他的眼睛不停地眨，兩個眼球時不時轉動一下，始終看不到黑眼珠，都是眼白。有時候他定定地面朝一個方向，似乎看着什麼，那樣的時刻我總覺得他是看得見的，可是並不知道他望向哪里。

他的裝備很簡單，一根竹竿，一個斜挎的軍用包。他拿竹竿的動作就像拿一根超長的筷子或一支筆，食指和拇指輕輕夾着一根手指粗的竹竿，“嗒嗒嗒”地點着地。他走路自有他的節奏，一聽那聲音我就知道盲佬來了。他那個寶貝軍用包，永遠是鼓鼓的，里面有一個圓鉢，每當他坐下來，多數是拿出鉢來吃紅燒肉的。

天生好奇的我閑來無事就跟着盲佬走街串巷，幫他引路，聽他說話，倒像一個徒弟，跟着他見識了很多人和事。盲佬會“感應”。一日他走過一條巷子，站住，對一個在人堆里閑聊的大爺說：“你最近是不是生過病？”

“哎呀盲佬，你真是太厲害了，我三天前剛病了一場！”

“對，我說的就是三天前。”
“是什麼大病嗎？”
“不嚴重，沒關係。”
“那太好了，我也覺得不要緊。感冒。”
“平時飲食方面注意養膳，沒問題，別擔

在心裡點燈的人



點亮心燈
照亮自己
溫暖他人

心。”

那個人不停地拱手道謝。私下里，盲佬並不避諱對我解釋其中的奧秘，他說：“說話中氣不足，必是身體有恙或小病初愈。”

有人問：“盲佬，我們這邊上學不方便，我想把小孩送去他姑家，因為他姑家在鎮上，你說去那邊上學好還是不好？”

盲佬閉上眼睛捻起右手，做若有所思狀，沉吟片刻後睜開眼睛說：“非常好呀，你這個小孩不得了，到鎮上學習成績會非常好，而且身體很棒，對姑姑也孝敬，姑姑會很喜歡他。”盲佬告訴我，當一個人決定去做一件事的時候，無論是被肯定還是被否定，他終究會去做，誰都知道鎮上比鄉下好。這個人一來怕小孩離開家不習慣，二來怕親戚家為難。問與不問，他都必然會送孩子去鎮上。

現在回想起來，盲佬算命靠的是人情世故的經驗和投機取巧，他指點迷津的方法和心理諮詢師解開心結的思路是異曲同工的。

未必沒有人看出來盲佬的小把戲，但在那些艱難單調的日子里，一句吉言就是一個希望、一個安慰，甚至是一種支撐生命的力量，沒有人願意拒絕和破壞盲佬帶來的美好。

13歲那年暑假，因為在學校里總受欺負積壓了委屈，加上因某事被爸爸罵了幾句，那天走在盲佬身邊，我格外沒精神。路過一棵大槐樹，盲佬叫我坐下歇歇。他摸摸我的腦袋，鄭重地說：“阿文，不瞞你說，我是糊弄人混飯吃的，並沒有什麼真本事。可是你相信我，你長大了一定會很有出息。”我抬起頭看盲佬，滿心的委屈一下子變成眼淚釋放出來，哭了個痛快。

後來，我上學離家，回去得越來越少，很少再見到他。15歲那年回去，再沒見到他的踪影，就像他從來沒有出現過。

多年以後，我問過好多“大師”同一個問題：“我爺爺現在病得厲害，醫生說可能挺不過春節，請您看看他能不能過今年這一關？”迄今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不對吧，你爺爺1986年就去世了”。我突然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被“大師”忽悠以後選擇沉默，或者依然信賴：承認“大師”的假，就等於承認自己的脆弱和愚蠢。

見過太多的假天師、假隱士，我越發地懷念盲佬。他給我的那份暖意，我無以為報。我想，他雖然眼睛看不見，心里卻有一盞燈。

作者：張頌文



用現在的話說，我父親是個農民知識分子。他一輩子干體力活，卻喜歡看《三國演義》《水滸傳》，喜歡想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他珠算好，是個記賬能手。講家庭瑣事前，他喜歡先講國家大事。他喜歡一個人躺在床上聽廣播，一邊抽煙一邊打瞌睡。有時，他會和我

討論許多不着邊際的問題。“你知道什麼東西對人的摧殘永無止境嗎？”有一次，我父親這樣問我。他是個寡言的人，但說起這些就滔滔不絕，像另一個人。面對他的提問，我發

鳥巢般的手

傻了。我都成家了，可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我說：“是貧窮。”我又說：“是疾病。”

父親伸出雙手，說：“你看吧。”我從來沒有仔細地看過父親的手——寬大、厚實，像干裂的旱田一樣皸裂，粗糲的指甲縫隙里有黑黑的泥垢。我突然看見了生活的臉孔——手就是生活的臉。他溫和地坐在我對面，頭髮稀落，比我矮小，臉上的笑容彷彿刻在岩石上。

父親說：“每個人的命運都要自己去承擔，我也不例外。”他又說：“家里的兩畝田還是要種的，自己吃的菜還是要動手種的，豬也要養一頭，不然，你們回家過年也沒了氣氛。”他說：“泥就是我們的命運，泥對人的摧殘就是把人消滅。人死了，泥還要把他的身體吃掉，連骨頭也不放過。”

我握住父親的手，第一次。他的手像個鳥巢，但穿過我血管的，是陰寒。這可能是泥所要說的，只不過被父親的手傳達了。

父親笑了起來，說：“你的手軟綿綿的，像一團棉花。”

作者：傅菲

想想連這一份兒寫作者的特殊的體驗也終將失去了，儘管早已將買電腦的錢存着了，還是一味兒地惆悵。

健康其實是人人都在失去着的。一年年的歲數增加着，反而一年比一年活得硬朗的人，畢竟是極少數。人也是一台車床，運轉便磨損。不運轉着生產什麼，便似廢物。寧磨損着而生產什麼，不似廢物般的還天天進行保養，這乃是絕大多數人的活法。人到四十多歲以後，感覺到自我磨損的嚴重程度了，感覺到自我運轉的狀

男人開懷大笑一陣之後，或兩個中年女人正親熱地交談着的時候，忽然的目光彼此凝視住，忽然都從對方眼裡看到了那一種企圖隱藏到自己的眸子後面而又沒有辦法做到的憂鬱和惆悵，我覺得那一刻是生活中很感傷的情境之一種，比從對方發中一眼發現了一縷蒼發是更令中年人感傷的。

全世界的中年人本質上都是憂鬱和惆悵的。成功者也罷，落魄者也罷，在這一點上所感受到的人生況味兒，其實是大大體相同的。於是

梁曉聲：中年感懷

況大不如前了，肯定都是要心生惆悵的。也許惆悵乃是中年人的一種特權吧？這一特權常使中年人目光憂鬱。既沒了青年的朝氣蓬勃，也達不到老們們活得泰然自若那一種睿智的境界。於是中年人體會到了中年的尷尬。體會到了這一種無奈的尷尬的中年人，目光又怎么能不是憂鬱的呢？心情又怎么能不常常陷入惆悵呢？

我和我的中年朋友們相處時，無論他們是我的作家同行抑或不是我的作家同行，每每極其敏感到他們的憂鬱和他們的惆悵。也無論他們被認為是樂觀的人亦或自認為是樂觀的人，他們的憂鬱和惆悵都是掩蓋不了的。好比窗上的霜花，無論多么迷人畢竟是結在玻璃上的。太陽一出，霜花即化，玻璃就顯露出來了。而那定是一塊被風沙打打得毛糙了的玻璃。他們開懷大笑時眸子深處隱藏着憂鬱和惆悵；他們躊躇滿志時眸子深處隱藏着憂鬱和惆悵；他們作小青年狀時，眸子深處隱藏着憂鬱和惆悵；他們裝得什麼都不在乎時，眸子深處尤其隱藏着憂鬱和惆悵。他們的眸子是我的心境。兩個中年

中年人幾乎整代整代地被吸入了一個人類思想的永恆的黑洞——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

中年人比青年人更勤奮地工作，更忙碌地活着，大抵因為這乃是拒絕回答甚至迴避思考的唯一選擇。而比青年人疏懶了，比青年人活得散漫了，又大抵是因為開始懷疑着什麼了。

中年人的憂鬱和惆悵，對這世界是無害的，只不過構成着人類社會一道特殊的風景線罷了。而人類社會好比是一幅大油畫，本不可以沒有幾筆憂鬱的色彩惆悵的色彩。沒有，人類社會就是一個大幼兒園了。

中年人的憂鬱和惆悵，襯托着少女們更加顯得純潔爛漫，襯托着少年們更加顯得努力向上，襯

托着青年男女們更加生動多情，襯托着老人們更加顯得清心寡欲，悠然淡泊。少女們和少年們，青年們和老們們的自得其樂，歸根結底是中年人用憂鬱和惆悵換來的呀！中年人為了他們，將人生況味兒的種種苦澀，都默默地吞噬了，並且盡量關嚴“心靈的窗戶”，不願被他們窺視到。

中年人的憂鬱和惆悵，歸根結底也體現着社會的某種焦慮和不安。中年人替少男少女們，替青年們，替老們們，也將社會的某種焦慮和不安，最大劑量地默默地吞嚥到肚子里去了。因為中年人大大抵是做了父母的人，是身為長兄長姐的人，是仍身為長子長女的人，這是中年人的一種本能，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

中年人成熟了，又成熟又疲憊。咬緊牙關扛着社會的焦慮和不安，再吃力也只不過是將眸子里隱藏着憂鬱和惆悵。他們的憂鬱和惆悵，一向都是社會的一道凝重的風景線。誰叫他們，不，誰叫我們是中年人了呢……

